

叙事研究中的认知取向 ——《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评介

唐伟胜

(西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6)

摘要:对《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进行评介,介绍目前国外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研究的基本方法,揭示认知科学可能为叙事研究带来的洞见,并分析认知方法在叙事研究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叙事学;认知科学;认知取向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attempt to acces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the major strategies involved in cognitive narrative study, and to analyse the possible insights that cognitive sciences might bring to narrative study and some of their limitations.

Key words: narratology; cognitive sciences; cognitive approach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05)01-0035-06

1 引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语言研究中的认知取向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每年都有很多相关论文和专著面世,成为语言研究中很有前途的新生长点。有专家指出,在中国,目前语言研究中的认知取向正在从纯理论介绍朝解决实际语言问题转移,并应用于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中。但很明显,目前国内认知科学主要仍限于用来解决语言中音系、词法、句法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鲜有将它用于“话语”分析,至于形态更为复杂的叙事则几乎无人尝试。

国内大规模介绍国外叙事理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在经典叙事著述,包括韦恩·布斯(W. Booth)的《小说修辞学》,热拉尔·热奈特(G. Genette)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华莱士·马丁(H. Martin)的《当代叙事学》,里蒙·凯南(Rimmon-Kenan)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米克·巴尔(M. Bal)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然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外叙事研究已经开始转向,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有两大主要特色:一是在研究中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二是注重与其他学科的对接以拓宽研究的疆界^[1]。国内对国外新近叙事理论的译介似乎较

少,只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一套丛书,分别从叙事的修辞性、叙事的后现代性、叙事的解构性、叙事与女性主义介绍了国外最新的叙事理论^[1]。本文拟对《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Herman 主编, CSLI 2003年出版,)进行评介,介绍目前国外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研究的基本方法,揭示认知科学可能为叙事研究带来的洞见,并分析认知方法在叙事研究中的局限性。

《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以下简称《叙》)一书除该书主编赫尔曼(Herman)的引言外,共分四章,标题分别为:“叙事和认知的研究方法”、“作为认知资源的叙事”、“认知叙事学的新方向”、“虚构思维”。四个大标题下共收录了11篇专题论文,作者中包括像雅恩(M. Jahn)、莱恩(M. Ryan)这样的知名叙事学者。

2 叙事研究中认知取向的背景

赫尔曼在引言中认为,后经典叙事学不再仅重视事件(序列)本身,也不纠缠于事件序列该如何安排才具有可述性(tellability)等问题,而是着重探讨叙事与符号、认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叙事无处不在,因为叙事与人类诸多实践和活动都产生关联。比如,叙事使人们得以传达过去之事、未来之事以及生活中其他不可

收稿日期:2004-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CWW001)

作者简介:唐伟胜(1969-),男,讲师,研究方向:叙事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企及的情景或事件。再如,通过叙事中的“人物”,读者可以理解自己和同类,从而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进行推断。叙事还可以讲述法庭或家庭中的谁是谁非,甚至可以帮助人们将个人经历的起起伏伏理解成前后连贯的人生故事。研究者们意识到了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叙事研究新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叙事正在成为与认知相关的众多跨学科研究的中心,与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智能、语言学、文化、认知等互为研究语境。一方面,这些领域的学者对复杂叙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将研究对象拓展为读者(或听者)如何处理长篇叙事,而不仅是早期研究者的简短叙事。另一方面,叙事研究学者也更加接纳来自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许多叙事研究学者都在与认知科学的对话中获得了灵感、方法以及研究范式。

从历史的角度,赫尔曼认为至少有三种叙事研究的范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莱波夫(Labov)及后来的话语分析学者、人种学者、社会语言学者等开创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个人一体验叙事的“语境”研究范式;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故事语法以及脚本、图式的认知心理学者和人工智能学者的“认知”研究范式。结构主义叙事学使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将叙事看成一门科学,力图解释支配具体叙事(言语)的普遍叙事规律(语言)。叙事学不以阐释单个叙事的意义为目标,而是旨在为系统研究叙事机制提供框架,描述叙事的符号系统,使人们可以将叙事从非叙事中区分出来。语境叙事学将故事视为激发心智行为的过程。故事有助于确定和评价事件意义,通过在时空上与事件本身分隔的故事讲述行为使事件为人所了解,从而协调交际行为中对话双方的信息状态。认知叙事学综合了叙事学和认知研究相关学科(如心理学、人工智能、大脑哲学等)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旨在为叙事结构(包括叙事语法的规则系统)及阐释等相关理论建构一个认知基础(或理据),以弄清叙事生成与理解中起作用的符号结构和认知资源之间的关系。赫尔曼认为,完整的叙事研究方法应综合以上三种范式,也就是说,叙事研究应从人们拥有的语言使用能力、思维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来观察故事如何建构,同时也从语言、互动和认知的角度来观察故事如何被理解。

3 叙事研究中认知取向的两种基本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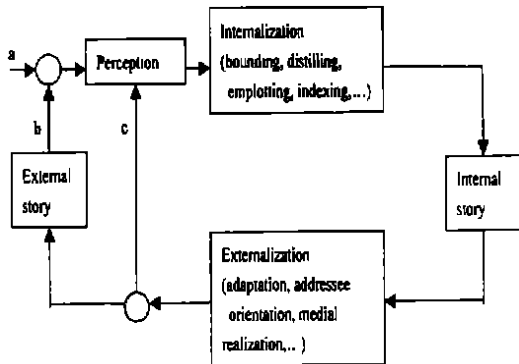
总体看来,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的结合研究有两种模式。一方面,叙事研究者可以分析读者寻找故事意义时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和认知过程。相关表征包括人物、事件、场景的心理模型;相关过程

包括在读者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情景和事件,以及对叙事话语中指称(如代词)的理解等。另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将叙事本身视为产生意义的工具,是可以帮助人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找到方向的符号和交际资源。

模式1 叙事接受与生成中的认知过程

对很多人而言,理解形式复杂的长篇小说叙事似乎是一个自然、自动的过程。然而,人工智能研究表明,生成或理解即使是最短小的故事也需要相当复杂的语言和认知操作。为了解释叙事接受者阐释叙事话语的能力,许多研究者认为文类认知能力及专门的信息加工机制都参与作用,包括短时和长时记忆存储、故事世界的地点和行动心理表征、对故事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推断等。例如,格雷格(Gerrig)在其《叙事体验的认知心理基础》中专门考察了记忆加工,认为读者获得叙事连贯性的过程是自动的,而没有明显的记忆搜索过程。具体说来,读者的叙事体验似乎反映了(或者说基于)许多研究者总结的“共鸣加工”(a process of resonance),通过这个快速、被动、方便的加工过程,工作记忆中的线索可以访问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并与之形成互动。这样,共鸣既影响到叙事文本的瞬时加工,还影响叙事在长时记忆中的表征^[2]。也有研究者探讨叙事理解语境中的自上而下(脚本或框架驱动)和自下而上(数据驱动)两种加工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认为,脚本和框架引导读者理解特定情景、参与者及事件,但随着叙事世界的展开,文本可能促使读者修改甚至改变其正在使用的阐释模式^[3]。以下更详细介绍雅恩(Jahn)的《“醒来吧,睁开眼睛”:外部故事和内部故事的认知逻辑》^[4]以及A.帕默(Palmer)的《身外的思维》^[5]两篇文章。

雅恩在论文中区分了“内部故事”(指与记忆、梦、回忆等相关的故事)和“外部故事”(指常见于小说、轶事、电影及戏剧中有形的故事)两类故事,传统叙事学主要将“外部故事”作为其研究对象,而认知科学家则强调“内部故事”在心理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在下图所示的“叙事循环”(cycle of narrative)中:



1) 进入“感知”(perception)层面的故事素材(或数据)经过内化(internalization)成为内部故事,而内部故事经过外化过程后,可以再次成为感知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语言表征为外部故事。

2) 感知的来源有三个途径:a) 真实生活经历;b) 阅读到的外部故事;c) 储存在内心的内部故事。叙事就是通过对内部故事的回忆、想像以及对外部故事的阅读结合而生成的。可以看见,每个来源都在故事的内化和外化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处于类似计算机系统中的信息流动状态。

3) 内化过程涉及“设界”(bounding,即设定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疆界)、“蒸馏”(distilling,即选择相关细节)、“编织情节”(emplotting,即选择情节模式)和“索引”(indexing,即在长时记忆中存储)等步骤。内化过程中记忆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MOP记忆(涉及片段结构记忆),一是细节记忆(涉及事件序列及片段之间的关联记忆)。外化过程则细分为“改编”(adaptation,即创造媒介类型:小说、电影、戏剧或其他)、“接收者定位”(addressee orientation,即根据实际或假想读者需要对故事进行剪裁)、“翻译”(translation,即将视觉表征转化为语言形式)等步骤。

帕默在《身外的思维》一文中首先提出,读者必须对小说人物的思维(fictional mind)形成某种假定,否则理解根本无法进行,因为只有人物的思维才能解释他们的行动。读者对虚构人物思维的建构基于读者在真实生活中对他人思维的建构策略。如读到“警察举起手,让那辆车停了下来”,读者会自动(甚至是无意识地)建构警察和驾驶员的心理状态,于是一句看似纯行动描写的句子,读者可能遵循如下认知推理过程:

1. 警察看见了那辆车
2. 警察意识到他应该让那辆车停下来
3. 警察决定让那辆车停下来
4. 于是警察完成了举手的动作
5. 驾驶员看见警察举手
6. 驾驶员理解了警察动作的含义
7. 驾驶员意识到他应该遵照警察的动作
8. 驾驶员决定刹车
9. 于是驾驶员完成了刹车的动作[P325-326]

在分析人物思维表现的几类文本策略(如内心话语、直接思维、自由间接思维、叙述思维等)之后,帕默指出,在建构行动中的人物思维(mind in action)方面,以上文本策略其实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大量的建构是由读者在人物行动中来进行的。思维和行动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一个连续体(thought-action continuum),置于特定的上下文中,读者能从行动中推理人物思维。例如以下一组句子就很难区分到底是行

动还是思维表征:

1. “……”罗蒂洋洋得意地说。
2. 酒吧招待焦急地问。
3. “……”亚当勇敢地说。
4. 蓝斯伯语气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Palmer 探讨的另一个思维范畴是群体思维(intermental thought/shared thinking/group thinking)。群体思维与群体行动之间互为因果,同样难以明确区分。群体思维及行动可用来形成并维持群体价值观和规约。群体与群体思维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体思维都可能形成对照或冲突。如以下引段:

(a)站在窗边,(天使们)可以看见前来参加晚会的客人。(b)尽管下着雨,前来聚会的人还是很多……(c)有人“哦”、“啊”地对斗篷表示赞赏,也有人不屑一顾地直抽鼻子……(d)一群“聪明小子”兴冲冲地到处乱窜……(e)一些不请自到的人误穿了维多利亚式盛装,(f)给人发现,被轰出门外。(g)他们忙不迭地赶回家,换套衣服再来。(h)谁都不想错过爱普夫人的首次露面。(i)但天使们隐约感到一丝不安。

(a)是一个集体意识,(b)是另一群体的集体决定,(c)是集体行动,其中的描写词汇暗示了不同群体的心理状态,体现了群体间的冲突,(d)描写了另一群体的行动,(e)包含了第四个群体的行动,由于穿错了衣服,被有着不同价值观的群体(f)给轰出门外,(g)中,(e)代表的群体决定遵守群体(f)的规约,(h)解释以上所有群体的心理状态(激动、期待等),(i)则又回复到第一群体,叙述了该群体的心理。可以看见,引段中不同群体之间不仅在行动上形成了冲突,在行动背后的群体价值和规约也形成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

模式2 作为认知工具的故事

叙事不仅是认知的目标,也可被看作练习甚至提高认知能力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叙事许多情况都可作为认知能力的基本资源,同时也可作为经历创伤或痛苦事件后重获心理健康的一个策略。比如,科莱恩(Klein)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叙事讲述和身体健康呈正相关,其他一些研究则表明故事对病人治疗有良性作用。图纳(Turner)认为,正是通过创造、记忆和连接类似的故事,人类才能够环游世界并理解大量的事件及过程。埃伯特(Abbott)则注意到,人类用叙事方式来理解世界的倾向给科学理论的接受和理解构成了障碍,因为后者不允许用故事的方式来概念化。以下重点介绍赫尔曼的《作为思维工具的故事》^[6]及玛戈林(Uri Margolin)《认知科学、思维与文学叙事》^[7]两篇论文。

赫尔曼在《作为思维工具的故事》中勾勒了将叙事作为“认知工具(cognitive artifact)”来研究的方法,即人

类如何使用叙事来提高其认知能力。赫尔曼认为,人类认知工具可分为物质的(如挂历、数据表等)和精神的(如俗语、记忆技巧等)两大类,它们为人类理解和管理复杂的经验提供了表征工具。叙事在人类的认知工具系统中有多重作用。首先,“故事”这一概念既指一个抽象的认知结构,也指该结构保留在文字、语言、符号、三维图像等表征媒介中的物理印记。其次,虽然故事结构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向听话者或读者传递关于某特定事件序列的信息,但它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了另外一些目标:议论时可用故事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比较过去和现在时故事可作为信息来源;讨论不可能发生的场面时故事可用作评价策略,等等。

赫尔曼以一则面访中记录的故事为例,提出所有叙事都支持五种重要的问题解决能力:将经验归块(chunking experience)、在事件间注入因果关联(imputing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处理“典型化”问题(making typification problem)、使行为序列化(sequencing behaviors)、拓展理解力(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叙事为这五种能力提供了重要的表征工具,简述如下:

将经验归块——叙事提供表征工具,将无序的经验流(stream of experience)块化为有疆界、可认知而且可用的结构。故事使人类得以在总体经验中进行选择,按开头、中间、结尾等不同的“块”将经验组织起来,并把这种结构作为新经验认知操作的基础。

在事件间注入因果关联——叙事的标志之一就是纷繁的现象纳入到一个因果—时间的整体之中,前面所叙与后面所叙不仅存在时间先后关系,还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没有明确暗示,读者(/听者)仍然认为,前者为后者的“因”,后者为前者的“果”。这样,本来孤立的事件放在叙事结构之中就变成了有关联意义的“片段”(episode)或“场景”(scene)。

处理“典型化”问题——所谓“典型化”,简单说就是人们使用头脑中先存的“典型”(如脚本或对世界的常识性建构)对世界形成的某种期待。通过“典型化”过程,读者在阅读叙事之前就已经对其进行了预处理;故事既可以利用这个典型化过程来强化某种预处理程序,也可以割断期待使读者对其经验进行“重新典型化”(retypification)。由此叙事为人类提供了处理“典型化”问题的表征工具。

使行为序列化——一方面,叙事行为有助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有序的、预定的、由交际者遵循的话语轮次(turn);另一方面,叙述出来的世界通过“认知映射”(cognitive mapping)这一过程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表征现实中的行为序列及与之相随的思维进程。

拓展理解力——叙事使人类得以跳出自身局限,更好地认识周围环境及他人心灵,从而沟通自我与他

者,创建出一个完整的关系网络(如读者可以分析叙述者、人物以及整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无异于扩大了人类的视野。

以上介绍表明,赫尔曼研究的是叙事如何成为认知工具。换句话说,叙事就是一个认知资源库,通过阅读叙事,人类可以认识自己的经验、环境和同伴。实际研究中可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中叙事如何作用于读者的认知能力,也可以从个案出发,探讨具体叙事中的表征工具以及这些工具对叙述人以及读者(/听者)的作用。

玛戈林的《认知科学、思维与文学叙事》可看成是以上两种研究模式的综合。玛戈林首先将认知科学定义为众多学科的集合、系统研究信息的获得、内部表征、存取等。无论实际生活中的人还是文学文本中创造出来的人,其心理生活的总体(totality)都包含情感和欲望,而这两者都与认知有密切联系。基于以上定义,玛戈林认为,深入研究人的认知心理机能(cognitive mental functioning)将有助于理解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的四大叙事交流层次: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事接受者;人物与自身或其他人物,并能描述或解释它们在叙事中相互作用的认知机理。

真实作者的认知活动主要包括加工各种信息(事实的或虚构的,具体的或抽象的,文字的或概念的),而真实读者则从感受文字符号开始,将编入头脑中的文本信息进行多层次加工,最后对故事世界形成复杂的心理表征或表象。隐含作者则专门处理文本世界信息,对参与故事世界的人物或事件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和判断,调节读者和文本之间的距离。比如,从认知的角度,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就可以被理解为隐含作者故意打破读者头脑中的某些图式,使之无法激活关于世界或文学常规的相关范畴和表征。作者使用的“陌生化”手段包括:避免使用指称所叙对象的范畴词,只进行详细描述或罗列细节;尽情铺陈表面行为而不提示行为的目的或意义;使用读者不熟悉的认知框架及范畴(如科幻中的异域描写);使用非常规的叙事者或人物视角(如小孩、陌生人或精神病人等)。叙述者则对一个或多个域(domain)中的人物、状态、行动、事件进行讲述,并经常从认知或情感的角度进行评论,因此,无论叙述者是否为虚构空间中的人物,他在对过去之事进行叙述时的心理状态对他遴选叙述事件以及事件组合方式就显得尤其重要。最内核的交流层次中,人物相互作用,他们感受周围的世界并建立起心理表征,形成意图(包括目标和计划),在头脑中建构其他人物的形象或看法、进行推断总结、解决问题、回忆过去以及其他所有认知活动。玛戈林同时

认为,认知科学能提高对叙事中人物心理活动的理解,反过来,虚构叙事中对认知机能的描写(尤其是对机能崩溃或失败的描写)本身也可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帮助我们意识到实际生活中的认知机能,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机能。

4 叙事研究中认知取向的应用和评价

叙事的生成和理解过程需要认知过程的参与,这个观点早就在结构主义甚至结构主义之前的形式主义中被提及。如形式主义重要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在1917年《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说道:“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使形式难懂,增进认知的难度和长度,因为感知的过程本身是以审美为目的的,因此必须延长。”^[8]引文中使用的“认知”和“感知”等词汇相当于承认了艺术(包括叙事艺术)理解中读者大脑的作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在论及视角越界时认为,“视角越界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读者的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地排除这些越界可能带来的阅读困难”^[9]。可见,经典叙事学中也同样承认读者认知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经典叙事学,都将读者的认知看成一种天然的能力,所以没有进行深究,然而这恰恰是叙事研究中认知取向的研究重点,比如研究为什么某些“技巧”会“增进认知的难度和长度”或延长“感知的过程”,读者有哪些“认知策略”以何种方式能帮助他们排除阅读中的困难等等。

认知叙事学可以用来解释叙事研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如叙事的生成机制、叙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叙事理解中的多义性、叙事形式创新及其认知基础,包括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如在雅恩外部/内部故事的“叙事循环”模式中,叙事生成中既有内部故事的回忆和想象,也有外部故事的阅读,故事的接收(内化)和生成(外化)之间是一条相互依存的因果链。该模式不仅强调记忆等认知活动在故事内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语境在故事外化中的地位,这样就在经典叙事研究基础上引入了叙事接受和生成的认知和语用因素。实际研究中,可以考察特定叙事中叙事者、人物或读者外部故事的内化过程,以及如何把以梦、回忆、记忆等形式出现的内部故事外化为特定的语言和行为表征。帕默的研究则表明,读者可以通过文本中对虚构人物思维的直接揭示了解人物的内心,同时也可以通过人物的行动深入他们的心理,认识到不同人物的意识形态立场,为行动找到内在的解释,从而建构起连贯的阅读过程。至于叙事理解中的多义性,有学者提出,这种现象是因为读者阅读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认知映射策略(cognitive mapping strategies)^[10]。不同文化语境中读者具有不同的理想认知模式(ICM),基于不同ICM的读者必然会采用不同的认知

映射策略,从而引起对叙事文本的不同理解。该理论有助于揭示同一叙事文本有截然不同阐释的深层次原因。此外,认知叙事学认为,当叙事文本形式出现创新,不符合读者已有认知图式时,读者会起用“自然化”(naturalization)认知策略,将文本中的矛盾之处进行“自然化”处理,并为之找到解释依据^[11]。该理论为读者接受叙事新形式找到了认知理据。

认知叙事学试图探入叙事生成与理解中的“黑匣子”,弄清叙事中各层次主体(作者、叙事者、人物、读者)及其相互之间的认知机能,这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没有深入涉及的领域,对后者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如果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叙事深层结构和普适的叙事语法,那么认知叙事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这些结构和语法找到认知基础。由于认知研究从来都不缺乏对心理因素和语境因素的考虑,所以认知叙事学相当于拓展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向。由此看来,二者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存在取代和替换。

必须看到,虽然认知叙事学有助于我们解释叙事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但对于探求叙事意义的贡献却并不大,比如叙事研究中的认知取向可以有效解释故事从何而来,也能解释故事意义多样性成因,但似乎不能预测文本意义释放的方式,因而难以成为挖掘故事意义的工具。总体而言,认知叙事学的主要功能是为文本结构与叙事各主体之间提供认知心理解释,而不是帮助发现叙事文本新的意义。另外,该理论目前过多依赖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心理与人们对叙事的认知心理之间的同构性,而没有充分关注人们面对叙事时的认知心理的特殊性。事实上,认知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该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结构来自人体的经验,并以人的感知、动觉、物质和社会的经验为基础,对直接概念和基本范畴以及意象图式进行组织和建构^[12],所以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无论音、形,甚至句子结构都可以在使用者对世界的体验中找到渊源。然而,人们面对叙事世界时,由于要受到各种文学规约(convention)的巨大影响,可能经历与面对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体验,此时如果坚持用后者来推导前者,必然会出现偏差,得出不可思议的结论。正是由于面对叙事世界时人们要受到文学规约的影响,对叙事进行认知研究时,要求研究者采取具体、开放的态度,不要试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认知规律,因为规约具有语境性和民族性。

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认知叙事学的解释力仍然十分有限,这主要是由于叙事(包括生成和理解)本身的复杂性使认知学不能像在处理字词、句法中那样得心应手。同时,由于人类对认知心理机能的认识还远

非透彻,所以目前很多关于叙事的认知理论都只能是假说,尚需要实践验证。这一领域留给研究者的工作还非常多,且非常艰巨。

参考文献:

- [1] 申丹·新叙事理论译丛总序[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Gerrig, Richard J. & Giovanna Egidio.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3] Jahn, M. "Speak, friend, and enter": Garden Path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C].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Jahn, M. "Awake! Open your eyes!"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ories[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5] Palmer, A. The Mind Beyond the Skin[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6] Herman, D. Stories as a Tool for Thinking[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7] Margolin, U. Cognitive Science, the Thinking Mind, and Literary Narrative[A]. In David Herman(ed.)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C]. Stanford: CSLI, 2003.
- [8] 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9]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M]. Jane E. Lewin(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80.
- [10] Freeman, H. Cognitive Mapping in Literary Analysis[J]. *Style*, 2002.
- [11] Fludern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2]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上接第20页)

- [6] Luo Xuanm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 Lefevere[J]. *外语与翻译*, 1996, (3): 15—24.
- [7] *Holy Bible* [Z]. 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 Eyre & Spottiswoode Publishers, 1989.
- [8] Nida, A. Eugen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9] 圣经(和合本)[Z].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 [10] 圣经(思高本)[Z]. 香港:思高圣经协会, 1986.
- [11] 崔永禄·从语言功能看《尤利西斯》的两个译本[A]. 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1—11.
- [12] 李全安·杂语与翻译[A]. 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13] 韩子满·多语文本与翻译[J]. *翻译学报*, 2001, (6): 23—38.
- [14] 金隍·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J]. *西方文学杂志*, 1986.
- [15] 梁工·圣经百科全书[Z].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1249.
- [16] 陆谷孙·英汉大辞典[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41.
- [17] 王佐良, 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 [18] 魏尔登·桑顿·金隍译《尤利西斯》序[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
- [19] 文洁若·尤利西斯译后记[A]. 萧乾, 文洁若·尤利西斯[Z].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4.
- [20] 萧乾·尤利西斯中译本序[A]. 萧乾, 文洁若·尤利西斯[Z].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4. 1.
- [21]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49.
- [22] 金隍·驿动《尤利西斯》来华之文化苦旅[J]. *香港城市大学校讯*, 1998, (16).
- [23] 张美芳·意图决定语篇制作的策略[J]. *外国语*, 2001, (2).
- [24] 圣经简明词典[Z].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6.